在叶甫根尼脱下冰鞋的时候，埃德温把阿列克谢拉到一边；叶甫根尼在跟自己鞋带纠缠的同时，他能看到那两个人在意有所指的谈着什么。看起来阿列克谢一开始有点惊慌，然后转成了紧张，最后是尴尬——他**脸红**了；而叶甫根尼感到一种奇怪而突如其来的嫉妒感，尽管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值得嫉妒的——埃德温拍了下阿列克谢的胳膊，看起来……还好，有点不真实，不过这对埃德温来说很正常；他继续对阿列克谢说着些什么，而后者连连点头并且握住了他的手。

叶甫根尼终于扯下了冰鞋，把脚塞进便鞋，走过去加入他们，但这时他们已经转向别的话题了。（除非他们真的一直在激烈的议论这次的配乐，而叶甫根尼很怀疑这一点。）

“我都等不及明天的练习了，继续配合这个音乐。”阿列克谢灿烂地说，脸上挂着一个大大的假笑。阿列克谢从来都不是一个好的说谎者。

“好的。”埃德温说，向叶甫根尼露出一个安抚的微笑：“只要记住我们刚才说的，廖莎……关于节奏。”

“没错。”阿列克谢回答，向埃德温投过感激的一瞥：“我会的。好，晚安，埃德温，谢谢你。”  
  
叶甫根尼恨不得把他们的脑袋撞到一起。撇下这个未果的想法，他决定拐走埃德温然后单独审问他。

不幸的是，埃德温像往常一样，看起来完全明了他的想法。“**好啦，**”埃德温说，用话题终结者的语气：“明天见，热尼卡！”他走近了叶甫根尼，手臂夸张的甩动着；叶甫根尼倾身过去拥抱了他，并且，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的那样，吻了他的两边脸颊，“想想这首曲子，好吗？”埃德温说，

“当然。”叶甫根尼回答，稍微后撤了一点距离，拍了拍对方的肩膀：“晚安，埃德温。”

“晚安！”埃德温嚷道，溜向门的方向。他的身影一消失，叶甫根尼就转过身，深深地，怀疑地注视着阿列克谢。

阿列克谢正靠在墙上，抱着胳膊，看起来有点生气的样子。“怎么了？”叶甫根尼开口问道。

“没什么，”阿列克谢回答得很快，那种情绪迅速的从他脸上消失了：“我——只是不知道你们是这么要好的朋友。”

“哦，我们是啊，”叶甫根尼带着些防备回答道，同时又有点沮丧：“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没什么重要的事，”阿列克谢说，耸了耸肩--有点太刻意了：“只是我在节目中一个部分的节奏问题。埃德温说我没有正确的体会到这部分音乐的含义。不过我觉得现在我已经理解了。”他向叶甫根尼微笑--试着感染他--但是在叶甫根尼冷冷地回瞪下退缩了：“不管怎么样，现在太晚了不是吗？晚安，热尼亚。”

“晚安。”叶甫根尼干巴巴地回答，然后转身先一步离开。

无论埃德温和阿列克谢在打算做什么，他们的策划无疑是成功的。 在后来的几天里，虽然埃德温一直陪在他们身边以便于编曲的工作，但他们从来不让叶甫根尼得到和埃德温独处的机会，就算有也不超过几分钟——完全不够叶甫根尼抢走他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并以此来要胁他说出真相。

他最多只听到了这样的对话片段——**“别只限于暗示，廖莎，”埃德温说：“他不会明白的。”**——然后他们就发现了他，在他听到更多之前闭上了嘴。（注一，原句我也想翻译成“廖莎你别遮遮掩掩的啦”，热尼亚的迟钝真的理解不了你的暗示。）  
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什么，有几次他听见他们在谈论“**他**”。或许他们说的是“**她**”，埃德温正在给廖莎一些关于那个金发女孩的建议，而廖莎只是不好意思承认而已。

又或者他们在密谋怎么干掉自己。

好吧，他能想到的所有选项都是如此荒谬，不可能成真。

在埃德温要离开的时候，叶甫根尼终于抓到了一次和他单独说话的机会。当时塔拉索娃为了证明她在这里的存在价值，正喋喋不休地吸引了阿列克谢的全部注意力。另一边，埃德温正要上自己车的时候，被叶甫根尼抓住机会逮了个正着，他的手像铁爪一样紧紧抓住了埃德温的胳膊。

埃德温只是很亲切地看着他，就像他知道，他知道……一些什么。

“你们到底打算干啥？”叶甫根尼质疑道，声音比他自己原本想的更大，他的手指深深嵌入埃德温的胳膊，足够造成轻微的伤痕了。

埃德温仍然平和地看着他，泰然自诺地回答：“别烦心，热留申卡。”他给了叶甫根尼一个温暖的，让他放下戒心的微笑，转过身，耸耸肩，让叶甫根尼的手从自己身上放开：“我们很快会再见的。”

“我讨厌你，”叶甫根尼嚷道，却忽略不了这句话带来的负疚感：“……好吧，这不是真的，但我我受不了你——”

“相信我，热尼亚。”埃德温顿了一下，回头眨了下眼睛：“别担心。”

叶甫根尼感觉他真的**不应该相信**，但是他信任埃德温，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而且公平地说，埃德温并没有把他干掉不是吗？

“好吧，”他最后妥协了，让埃德温进了他的车：“但是埃德温，如果下一次我们会面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话——”

“我希望那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埃德温微笑道：“但我想我们得看看情况。”

他走后叶甫根尼在路边又徘徊了一会儿，纠结着。

也许阿列克谢会坦白？如果叶甫根尼拿走他的冰鞋为要胁的话。

“嗨，”第二天早晨叶甫根尼到达训练场的时候，阿列克谢向他招呼道。他懒洋洋地坐到长凳上叶甫根尼的身边，带着悠闲的神情，但这种悠闲看起来有种奇怪的做作，就像是刻意而为之：“早上好，我……你还好吗，热尼亚？”

“还好。”叶甫根尼谨慎地回答，侧身看着他。这是句假话——实际上他心里充满了恼火和迷惑——不过阿列克谢没有资格质疑他。“你呢？”

“我很好。”阿列克谢宣称。他在微笑，但是看起来很紧张。叶甫根尼开始感觉这样看着他有点不舒服。

“很好，实际上，嗯—热尼亚……”

“什么，廖莎？”

有片刻的沉默，“……有个记录片，关于滑冰的。”阿列克谢又迟疑了很长时间，长时间的沉默几乎让叶甫根尼问出这是否就是**那件事**了。

最后，阿列克谢呼出一口气，耸耸肩，目光游离开：“（那个纪录片）看起来有点意思，就这事，我在想是否—周五晚上电视会放这个片子，如果你愿意过来一起看，我有一瓶红酒……”

叶甫根尼直直地盯了他一会儿，他几乎就要问出口，**什么事情这么难以启齿？**

“又想把我灌醉一次吗，廖莎？”

“都喝完也不过是半瓶而已，”阿列克谢说，声音里带着隐隐的挑战意味，叶甫根尼不可能对此置若罔闻。

所以他哼了一声，耸肩，戴上自己的手套：“好，星期五。”

不管怎样，比起和埃德温谈话之前，阿列克谢看起来至少不那么抑郁了。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很专心的投入了训练。（同时他的注意力也专注到叶甫根尼身上，这有点令人不安，不过比起闷闷不乐来还是这样更能接受。）他把在冰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和叶甫根尼说话，只是聊天。叶甫根尼有点惊奇于自己并不反感这样的行为。阿列克谢并不像是一定需要他回应，大多数时间他也就是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他聊到天气，聊起不同的饭馆，谈论他们的节目和埃德温的音乐，或是其他的运动项目，一切事情他都聊。叶甫根尼听着他所有的话语，试着回忆阿列克谢以前是否对这些有兴趣，或者他曾经**尝试过**。

有时候……有时候阿列克谢没有什么话说，只是坐在叶甫根尼身边，双手合掌，他的肩膀轻轻地靠着叶甫根尼的，有种奇妙的和谐感；他们一起注视着扫冰，看着他们的教练争吵，看着外面的雨或者雪安静落下，（这种时刻）话语是多余的。

这样的时刻也让叶甫根尼感到，埃德温或许是正确的——在彼此仇视的那么多年之后，他们终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朋友。

在异常艰苦的一天训练后，周五的夜晚总算到来了。尽管他们最后一次短节目的排练近乎完美，但在离开冰场的时候叶甫根尼已经筋疲力尽，在这个晚上剩下的时间里去喝一两杯，看看电视，他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他们一起走到了阿列克谢的公寓。在阿列克谢打电话叫披萨外卖的时候，叶甫根尼把自己的东西都扔到一个角落里，在沙发上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你订了什么口味的？”阿列克谢在厨房准备酒的时候，叶甫根尼喊道。他挪动了一下，靠到沙发背上，转动着自己的肩膀，试图放松僵硬的肌肉。

“你最喜欢的（口味）。”阿列克谢喊回来。

叶甫根尼顿住了，习惯性地皱起眉头，尽管阿列克谢看不见：“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哪种披萨口味？”

短暂的沉默。“……运气好猜中了？”阿列克谢最后说。

叶甫根尼肯定除了埃德温和自己少数几个前女友，没有人知道这一点，除非他还在其他时候说漏嘴过。**不管怎样，为什么埃德温要告诉阿列克谢这件事？**

“你怎么知道你猜中了？”

“……我的意思是，送过来的时候就知道了。”

对阿列克谢的这个回答，叶甫根尼又一次习惯地皱起了眉，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开始在周围寻找遥控器。还没找到，阿列克谢已经从厨房出来，也坐到了沙发上，递给叶甫根尼一只高脚杯，盛满白葡萄酒；叶甫根尼深深地抿了一口，品味着，不禁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感受着酒精滑过喉咙带来的温热感觉。

片刻后，他发现阿列克谢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他挑起了眉毛，阿列克谢虽然保持着风度，脸却微微发红：“累了？”

“嗯，”叶甫根尼点头，缓慢地眨眨眼，他累的几乎就要睡着了。

阿列克谢继续看了他一会，然后弯下腰把自己的酒杯小心地放在地上，站起来；“这里，”他低语了一句，走到沙发背后，把自己的手放在了叶甫根尼肩上。

“你干什么——”叶甫根尼的声音戛然而止，阿列克谢把拇指轻柔地按到他的脊椎两侧，在肌肉最绷紧的地方揉着圈，按摩着他的肩膀。他有一双有力而优美的手，叶甫根尼几乎呻吟出声，在阿列克谢的触摸下不由自主地塌下肩膀：“哦……”

“我看到埃德温给你按摩，在他来的时候。”阿列克谢随意的声音从上方传来，离叶甫根尼的脑袋有一段距离：“你看起来很享受这个。”

“恩啊……”叶甫根尼的声音几乎不连贯了，他仅剩的脑细胞只够帮助他**不**把酒洒到地板上。

“感觉怎么样？”阿列克谢问，安抚柔缓的声调—温柔的几乎不像真的—同时也是低沉而有诱惑力的，某种程度上微微刺痒着叶甫根尼的皮肤。

“……很好。”叶甫根尼叹息着转动自己的肩关节，向前倾身以便阿列克谢能更好的触摸他的背部。

“恩……那就好。”阿列克谢轻推他，把自己的掌心按在叶甫根尼背部中央；他的手指温暖而有力，按摩有效地驱散了肌肉中的僵硬紧张。这感觉太**美妙**了。

叶甫根尼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直到此刻，他都未曾对阿列克谢温暖明亮的手投入更多的想法。  
喝下一口酒的时候，他又鄙弃了自己这个念头。（这两句翻得有点吃不准）

无论怎样，叶甫根尼感觉自己要化掉了。阿列克谢了解他—远超叶甫根尼所能想到的或者能记得的。阿列克谢懂得怎么运用他的手（按摩）。叶甫根尼最后完全放弃了思考；特别是放弃了任何被阿列克谢这样对待会觉得不适的念头；因为他实在无法否认这种待遇让他非常舒服。最后他所有能做的只剩下保持住自己不要从坐的位置掉下去。

他不知道这持续了多久，一段时间后，阿列克谢停下来，绕过沙发走回前面。叶甫根尼仍然保持着微蜷的姿势，惬意地放松着。阿列克谢把自己扔到沙发上，抓过遥控器开始换台。叶甫根尼慢慢直起身子，记起了自己到这儿来的最初目的；他感觉浑身温暖，不自禁的发出一声满足的轻叹：“嗯~”  
阿列克谢俯视他，带点羞赧的微笑着，翻着电视频道：“好些了？”

“是的，谢谢你。”叶甫根尼把酒杯送到唇边，啜了一大口。与此同时阿列克谢找到了正确的频道，把遥控器扔到一边，倒回沙发靠背上。

“这是一部关于花样滑的纪录片？我们俩会出现在其中吗？”  
“我希望如此。”阿列克谢微笑道。